

中文裡音節跟體裁的關係

趙元任先生講

主席介紹：

由趙元任先生領導的科學的中國語言學，已是一種世界性的學術了。趙先生雖在國外講學多年，他很知道，臺灣的廣播電臺，差不多每天要廣播他製作的「叫我如何不想他」，今秋他以將近八十歲「不老」的高齡，同他的神仙伴侶，雲遊世界，留了些「殘步」來看他所領導的中國語言學創辦機構和一些老朋友；恰逢這一機關過四十歲的生日，他欣然應允作一次學術講演。我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，趙先生也同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一樣，「自衛返魯」，使中國的「雅頌各得其所」。現在我們聽趙先生講中文裡音節跟體裁的關係。

王院長、李所長、各位同事、各位來賓：

慚愧得很，多年曠職，近年來在加州大學教書，加大有一個規定：凡是有長期聘約的，不能解職，除非是道德上不規矩，或有曠職的行為。我在本所曠職了多年，除了九年前消假了幾個月，又跑掉了，真是非常慚愧。今天還讓我來有這個機會跟諸位來談談「行話」(talk shop)，這是非常愉快的事情。

今天的講題是：「中文裡節奏跟體裁與結構的關係」，（因為演講時間的匆促，有些疏漏之處現在根據原稿補正。）「節奏」這一名詞十分籠統，包括輕重音跟幾個字成一個單位的問題。這些影響到文言、白話的區別，也影響到詩詞的體裁。因為舉例太多，所以我把有些例子油印了一份分發，好省講演的時間。

談到任何一個問題，必然會涉及許多因子。每一個因子又有許多可能的變化，甲有 m 個，乙有 n 個，丙有……。 $\circ$ 累計起來，成了 $m \times n \times \dots \times \dots$ 那麼多的可能式。 $\circ$ 音節數目的多少，變化很大。在中國語言裡單音節十分重要，在多數情形中，每一個音節都是有意義的，不但文言如此，白話也是的。從前外國人說中國字是 monosyllabic，耶魯大學的金守拙(George A. Kennedy)說中國話的單位多數是兩音節三音節，說是

單音節完全是一個 myth。所以他寫篇文章叫“The Monosyllabic Myth”（見JAOS 71, 1951, 頁161-166）。事實上，你要看這個音節是當作跟其他音節合用的字還是獨用的詞。有好些字在白話中是不獨用的，可是你會發現他在合用時仍是有意義的，不像好些外國語例如 mon, o, syl, lab, ic 那些單音節是沒有意義的了，所以如果連同合用而不獨立的詞都算起來，中國話多數的確是 monosyllabic。所以我總說這 monosyllabic myth 在中國的 mythology 裡是一件最真的 myth 了。

我現在要談到幾個於中國語言單位有關的幾個不同因子：第一是音節的多少；第二是輕重音跟字調（但今天我不預備談表情的語調）；第三是講體裁是文言還是白話，是詩還是詞，還是散文，其中又有古今的不同；第四個考慮的是一個或多個音節組成的單位，是獨用還是合用的。（我在這裡拿「獨用」翻譯 free (F)，「合用」翻譯 bound (B)。關於這個，楊聯陞先生在哈佛的亞洲研究期刊 (HJAS 12, 1949, 頁462-9) 中曾談到過，有許多是介於兩者之間的，這問題相當複雜。）第五，跟合用相近而不相同的因子是 Murray B. Emeneau 在他的 *Studies in Vietnamese Grammar*, 1951, 頁44曾經提出 free 與 restricted 的分別；現在爲了不要跟 F, B 之分相混，我提議改稱爲 versatile 與 restricted，可以譯爲活用與限用。例如「每」字雖然是 B，他很靈活，有很多字可以配；可是像「嗑」字雖然是 F，但是除了瓜子儿之外就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嗑的，所以這個字的用法是受限制的。第六，如果你所考慮的詞組或複音的東西，在兩個字以上如何分法？是一加二呢？還是二加一？如果是四個字，是三加一？還是二加二？這牽涉到所謂「直接成份」(immediate constituents 簡稱 IC)。這主要雖然是文法結構的問題，不過有時候得看看見次的頻率怎麼樣。頻率高的雖然在文法結構上講起來不是一個東西，但有時候也會拿來當一個單位看待。比方以數學爲例，微分裡的 $\frac{dy}{dx}$ 原來是一個分數，一個比例的極限。但是常見 $\frac{d}{dx}$ 這個， $\frac{d}{dx}$ 那個……，看多了讀多了覺得 $\frac{d}{dx}$ 像自成一物似的，寫起來麻煩，所以用 D 來代表 $\frac{d}{dx}$ 了，把 $\frac{dy}{dx}$ 就寫成 Dy 了。起初還有人反對，認爲這不是一個 IC，原來的 IC 是 dy 被 dx 除，但是因爲後來看慣了 D 這個符號了，也就覺得有這麼個東西了。其實也用不着捨近求遠的用數學的例子。在中文裡比方「人之初」通常把

「之」字認為「人」字的詞尾，可是原來「之」是指示形容詞，是屬下字的，所以這一來原來是一加二現在變了二加一了。

我現在按音節的數目，大致按 IC 的分別來舉幾個例，跟各位討論討論。

(一) 獨用加獨用 (FF)：

1+1 主謂式(SP)：像「我窮」、「誰去?」、「天好」。

1+1 並行式：像「買賣 $\square$ 務」、「買賣 $\cdot$ $\square$ 務」、「江河」。

1+1 主從式：(即第一個字形容第二個字)：像「大狗」(形容詞形容名詞)「老闆」(副詞形容動詞)。

1+1 動賓式：如「問路」、「怨我」。

1+1=X+p 單字加詞尾的：如「晴了」、「走吧」、「瓶子」。後面這些，嚴格說起來不是獨用加獨用。因為「了」跟「吧」、「子」是不能獨用的，而第一個字都是可以獨用的，現在附帶在這裡提一下，因為這些尾詞是很能活用的。

(二) 兩音節整個 $\square$ 是文言還是內部成份是文言(或B)?

譬如：「灰塵」的「灰」，白話是可以獨用的，「塵」白話就不說，不能說「這 $\square$ 有許多塵」。合起「灰塵」在白話裡却常用。但是像「塵埃」，兩個加起來仍舊不是白話，平常不這麼說。「參加」、「參」白話不用，「加」，白話有的，「參加」白話也有的。「參與」是合用的，分開是文言，合起來還是文言，白話是不用的。「未可」，白話也是不用的。「未必」，分開來是文言，白話不用，但是合起來就用了。「非驢非馬」，白話既不說「非驢」，也不說「非馬」，但白話可以說「這東西簡直非驢非馬」。「白馬非馬」除非是引用原文，否則白話裡是不說的。「翻來掉去」，可以整個 $\square$ 的說，但是不分開來說「翻來」或「掉去」(廣東話說「翻來」是「回來」的意思，那另是一回事)。以上說的兩個音節的詞，三個音節就牽涉一加二或二加一的問題了。

(三) 三音節

二加一：

AN-N(形容詞形容名詞…再整個形容另一個名詞)：「白皮書」、「脆皮鴨」、「孤兒院」、「北平人」、「長生果」。

NN-N (名詞、名詞——名詞)：「金魚池」、「墨水筆」、「人力車」、「金銀島」，但「金」和「銀」是並列的，不是說「金」的「銀」。

VO-N (動詞、賓詞——名詞)：「分水嶺」、「顯微鏡」、「探海燈」、「漱口水」。

VV-N (動詞、動詞——名詞)「驅逐艦」、「降落傘」、「聯合國」、「升降機」。

AA-N (形容詞、形容詞——名詞)：「長短句」、「酸辣湯」、「紅黑帽」。關於正反字有時在單名詞插一「之」字，如「大小之勢」、「輕重之權」可參閱馬氏文通卷三頁 151。

NN-A (名詞、名詞——形容詞)：這種比較少，像「黃種強」，大多數是姓「黃」名「種強」（就變了 1+2 了）。我想全中國大概總有幾萬個人用這名字。

SP-N (主詞、謂詞——名詞)：「地震儀」「人來瘋」。

SP-V (主詞、謂詞——動詞)：「落花生」。

一加二：

A-NN (形容詞——名詞、名詞)：「白皮紙」，是說「白」的「皮紙」（所以跟上文的「白皮書」的結構不同），「活地獄」。「二姑夫」，這個詞很有意思，「二」字在邏輯上講像是形容「姑夫」，（又可以寫成「二姑父」，但在吳語裡面，「夫」(fu)、「父」(vu) 是不同音的，說起來吳語仍用 fu 音），其實是形容「姑」，因為大姑也許沒先嫁，也許根本不嫁，可是二姑的丈夫還是「二姑夫」，所以在親屬關係雖然是二加一，可是在文法上仍是一加二。

N-NN：比較少，「糖蘋果」、「雞皮膚」。

V-NN：「炒牛肉」。

V-AN：「拌黃瓜」（當然也是 V-O）。

A-Xp：這是加詞尾的，像「大伯子」、「小姨子」、「王麻子」。

A-AN：「北平園」，不是「北平」的「園」，與「北平人」的結構不同，是指舊金山的公寓，有名叫「北」「平園」的。另外有叫東「平園」、西「平園」

的。「大表姊」也是一例。

V-AN：「失樂園」，這是指 Milton 的 *Paradise Lost* 一書的譯名。原書名的意思是「失」掉了的「樂園」，但一般不知道這是那書譯名的人常常會拿他當「失樂」的「園」講，這裡原因之一是二加一的傾向大於一加二。

1p+1：這是加詞尾的。「人之初」、「吃了飯」、「你的筆」、「帶着走」。

1+1+1：還有在分析 IC 的時候，總是一切兩段，不管他的大小如何。可是有時候是沒有辦法分別正次，像「天地人」是完全平行的。比方外國人說 red, white, and blue 習慣上在最後一字之前加 and。中國字的說法在最後一個字的前面，是不是也要加「和」、「與」、或「跟」啊？從前有一度倒是有過，不過後來又不通行了。（參閱斯爾忠、蕭斧在中國語文五五期四九頁，關於這個的報告。）

（四）四音節

二加二：四音節分成二加二的比甚麼分法都多，例如「關關雎鳩」、「窈窕淑女」、「糊裡糊塗」、「東張西望」。雖然那部小說的正式名稱是「三國志演義」可是多數還是管他「三國演義」。

（二加一）加一：「自來水筆」、「吃完飯走」、「降落傘兵」。

（二加詞尾）加一：「大學之道」、「吃完了飯」、「沒有的事」、「慢慢儿的走」（「儿」字實在不佔一個音節，只是一個詞尾）。

一加（一加二）：「在明明德」、「見梁惠王」、「再叫他來」，但得看怎麼講，這是「再」、「叫他來」，至於「叫他再來」是另一回事。

剛才講過 IC 與見次頻率的多少的關係，頻率高的就得把他當一個東西。所以說「凉拌雞絲」原來雖然是「凉」的「拌雞絲」，但是因為「凉拌」這個，「凉拌」那個很多，就變成「凉拌」的「雞絲」了。於是「凉拌」就變成了一個 IC。「葱炒牛肉」、「還沒動身」，這得看怎麼說。要是平常「動身了」、「沒動身」，都可以說。如果是強調，就用「還◎沒動身?!」成了「一加三」了。

一加（二加一）：這個較少，因為節奏上不順。「說三句話」、「再請他說」

（「請他再說」當然是另外一回事），「續紅樓夢」、「蔣委員長」、「副研究員」。記得從前科學創辦的時候，編輯部設在綺色佳，我在麻省劍橋設立了一個分支叫「支編輯部」，那是一加（二加一）了。可是總編輯楊杏佛覺得那名稱不順口，改成了二加二式的「編輯支部」，所以考慮音節的對稱有時還比邏輯的結構要緊了。

（一加二）加一：「紅十字會」、「自遠方來」、「二表姊夫」、「被選舉人」、是「被」選舉的人。如果是一位「舉人」，那就是「被選」的「舉人」，成了二加二了。有一陣子武漢大學的農場上有一個牌子，上頭寫着「無肺病牛」四個字。路過的人看了常常要發笑。因為原來當然是（一加二）加一的意思，可是二加二的傾向那麼利害，總免不了念成了無肺（的）病牛的意思了。

(五) 五個跟五個以上的音節

二加三：「海上生明月」、「天涯共此時」、「螺旋推進器」、「萬里尋親記」，但是在邏輯上說起來，應該是「萬里尋親」「記」，是四加一。「中國音韻學」，也可以有兩個說法。「火燒紅蓮寺」，看起來像個句子，實際上不是，因為如果當一句話說那就得說「火燒着紅蓮寺」或是「火燒了紅蓮寺」了。

三加二：「薛仁貴征東」、「飲冰室主人」、「無政府主義」、「西紅柿炒肉」（很多菜的名稱都是這樣類似主動賓式的。

四加一：「無緣無故的」、「一天到晚的」。（關於「紅十字（會）會長」看下面搭接式例。）

一加四：「續三國演義」、「更不成話說」、「真莫名其妙」。

四加二：「無論如何不行」、「探聽消息以後」、「中國音韻研究」。

二加四：「簡直豈有此理」。

五加一：「考古人類學刊」。這種格式很少見。

一加五：「蔡外科醫院」。這種格式也少見，臺北有這麼一個醫院。

三加三：好像很對稱，可是並不多見。臺北有「幸福牌自行車」。有一次我在書

架上看見書背上有「中國語音韻論」這麼一本書，覺着這書名的節律有點特別，拿下來一看原來是一本日本書的名字。日本話的發音可就不是六音節了，因為日語長元音要算兩個音節，鼻音尾也佔一個音節的地位，所以結果「中國語音韻論」成了： $\text{chuukoku-go} (2+2) + 1 \text{ onin-ron} (2+2) + 2$ ，完全另外一回事了。

四加三或二加五：在詩裡頭四加三的比較多。像「漢王重色思傾國」、「御宇多年求不得」、「楊家有女初長成」、「養在深閨人未識」都是的。我在香港看到一個電影片子的名字，叫「一嗅餘香死亦甜」，也是這種。

三加四：詞跟彈詞（七字唱元）用三加四的很多，詩裡頭是絕無僅有的。記得小時候念唐詩念到秦韜玉的「爲他人作嫁衣裳」，念起來總覺得彆扭。像彈詞裡「忽聽得喧聲四起」這麼一句，要是改成詩體，那就得變成「忽聞四面喧聲起」之類才行。

我開頭說許多因子配合起來的可能性太多，只得以音節的 IC 爲綱，遇到有關其他因子時候提到一下。現在講幾個特別的題目作爲結束。

人名：單音節的人名在史書裡常常獨用，那當然都是文言。在現代的白話只有在最親近的人，如夫婦當中或對子女說話，才用單音節的名字。單音節的姓也是不獨用的。例如可以說「歐陽來了，司徒還沒到」，但是在單音節的姓就得說「老張，王二，李先生，趙家」，在粵語就加個詞頭「亞」（音 ah），猶如吳語的（入聲）詞頭「阿」。人名當中很少有輕聲的，只有「曹·操」這名字通常把第二字念成輕聲，這是很特別的。以前我講的故意把一加二當二加一講，如「黃種強」、「黃家漢」之類，「黃」字仍舊是不獨用。兩字的名字如「種強」、「家漢」等當然是可以獨用的。

地名：單字的地名，像人名似的，不能獨用。比方能說「在保定」，可是得說「在定縣」。兩字地名如果是老的，第二字多半念輕聲，特別是省名，比方「河·南」「直·隸」，可是「河北」是新名稱就不用輕聲。最有意思的是「臺灣」這名字的法。我記得我小時候起頭懂事的時候還聽見人提到「臺·灣」總是用輕聲的。後來漸漸不大提了；到光復以後再提起來大家又說「臺灣」，不用輕聲，好

像綏遠、西康那些新省名了。所以我覺得要拿臺灣認為本來是中國的一省，還是應該用輕聲叫「臺·灣」好。

長型複合詞：有時候有些獨用或合用的字連起來成一串，類似複合詞，但又沒有平常兩三字的詞那麼緊湊，所以我在英文曾經用 polymer(s) 這名詞代表這類的複合詞，有如橡皮的很長分子的化學公式似的。例如「東南西北」、「春夏秋冬」、「加減乘除」、「聲光化電」、「天地君親師」、「筆墨紙硯」。這些裡頭有的字是可以獨用的，有些是限於合用的，例如「硯」字不獨用，單說要說「硯台」。「金銀銅鐵錫」只有「銅」、「鐵」獨用，「金木水火土」只有「水」、「火」「土」獨用。翻譯外國舊傳統所說的元素「火、空氣、水、地」不能算是 polymers，因為字數不同，所以說起來非得每一件停頓一下。還有大家常聽見的傻地保夜裡怕忘了，老得背三件「文書、和尚、我」，也因為字數不同就得每次停頓。還有特別長的 polymers，例如「子丑寅卯……」之類，念起來中間每四字都要稍微歇一歇，在化學裡有時也有類似的情形。

搭接式：複合詞跟複合詞相連成詞或短語時，如果上詞末字跟下詞首字相同就往往省掉一個。英文的 atomic bomber 應該是載 Atomic bomb 的 bomber，省略成為 Atomic bomber。中文的如「東方學會」是指「東方學」的「學會」，「南京市長」，固然可以說是「南京」的「市長」，但是「人類學會」是「人類學」的「學會」，並不是指人類的一切的學會。「常用字彙」是常用字的字彙，可是字彙要是編的不好未必一定有人常用。有時候也有兩種可能，像「語言學會議」是「語言學會」的「會議呢」？還是「語言學」的「會議」？這得看你用在什麼地方了。

簡稱或縮寫式：中文因為一個字一個音節，所以較長的複詞複語都提用每組第一字連起來作為簡稱。例如「耕者有其田成績效果展覽會」報上標題就管他叫「耕有田成果展」。西文就多半用第一個字母連起來說，例如 ACTFL 不知道的再也不想不到是代表 American Council for Teachers of Foreign Languages。固然中文的簡稱有時也有幾種可能，例如「北大」是「北京大學」，也是「北大西洋聯防」；「聯大」是「西南聯合大學」，也是「聯合國大會」。有一次一封信寄到

「西醫醫院」給郵局退回來了，說這裡好多西醫的醫院，你須注明是哪一家。事實上寄信人是要寄到西（北）醫（學院附屬）醫院的。還有我初次在臺灣過大肚橋，一點也看不出橋的肚子大，後來人家才告訴我大肚是大肚溪的簡稱。

攏總看起來啊，中國的縮寫比外國的好。外國多半用頭一個字母，例如MIT（麻省理工學院），其中每一個字母是二十六個可能之一，所以論信息論的價值（information value）不到五個 bit（因為兩個可能為一個 bit，而 $26 < 32 = 2^5$ ）。那麼 MIT 三個字母就有不到三五十五個 bit 的信息。但是中國國音的音節，即不論同音異字的分別也在一個以上，等於十個多 bit（因為 $2^{10} = 1024$ ），那麼三個字就有三十個 bit 的信息的價值，所以中國的簡稱式，不像 MIT 之類，而像 Cal Tech（加州理工學院）之類。論音 MIT 跟 Cal Tech 說起來差不多一樣長短，但是像後者以音節的花樣算起來英文總有一千以上，那麼既然 $1024 = 2^{10}$ （十個 bit），兩個音節就有二十幾個 bit 的信息的價值。所不同的就是英文多數的簡稱都是用字母式而中文的多數是 Cal Tech 之類，所以還是中國的法子好。

斬頭簡稱式(aphaeresis)：現在人所謂「花生」原來是「落花生」（至今俄文還是這樣說法），猶如英文 goodbye 有時說成 'bye! 或德文 Guten Abend 說成 'nabend! 還有「火輪船」跟「火輪車」一個斬了頭一個去了腹成為「輪船」（廣東話還叫「火船」）跟「火車」。這種變化可以跟英文時間單位分秒名稱的來歷相比。原來一分鐘叫 prima minuta，是第一個小分子，secunda minuta，是第二個小分子，可是掉法不同，把一分鐘叫 minuta，成了英文的 minute。秒呢？把 minuta 掉了，剩下 secunda，成了 second 了，前後參差起來了。

我拉雜說了很多，如果有時間，我也很願意答覆諸位的問題。謝謝大家。
主席致謝詞：

今天兩位的學術講演，一位把史學作了一個全盤的看法，趙先生把語言學分析的方法，以及新近發展的符號學加以介紹。我記得數十年前，趙先生已經對符號學在開始做他的工作了。這是一個很通俗的分析，使大家都聽得懂，但是所代表的功夫可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麼通俗。我想在座諸位都會感

到很幸運，能得到這麼一份最大的禮物。我代表研究所的同仁，向沈先生、及本所創辦人之一的趙先生道謝。今天的學術演講會，有出乎意料之外多的來賓，使本所同仁感到榮幸，我們四十年日子已經過去了，都是在很難艱困苦中長大，今天得到諸位的光臨和鼓勵，覺得這四十年沒有白過，這四十年的日子，使我們感到很滿足。謝謝諸位。